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愈庐夜谭

袁行霈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卷一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金屋夜谭

袁行霈 著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愈庐夜谭 / 袁行霈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ISBN 978-7-5507-2135-7

I. ①愈… II. ①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687 号

愈庐夜谭

YULU YETAN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内封题签: 袁行霈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浪波湾图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5 千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 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 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 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培, 电话: 010-61848179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收入本书的散文是历年来陆续写成的，有长有短，不成系统。有的发表过，并不在乎报刊的级别以及读者的多寡，不过是酬答编辑约稿的美意而已。有的没发表，只是备忘之作，有的则是为了锻炼脑筋和手指的灵活度，以免过早痴呆。就这样积累了若干篇，这情形宛如在记忆的荒园里薅草，掇拾几许，扎成一束，结为一集。

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是散，季羨林先生不同意，他的话有道理。不过作者写散文的目的不同、心境不同，散与不散，悉听各人之便，兴之所至，未可一概而论。我写散文并未预设什么特点，但总是物有所感，心有所动才动笔。“鱼龙潜跃水成文”，如把自己的心比作鱼龙，则鱼龙动了文章自然就有了。

大凡人读书总有预期，读不同的书心情也会不同。读古代圣贤的经典，心情严肃；读学术著作，精神集中；读散文则比较轻松，而且不必从头读起，可以挑着读，可以在枕上读，也可以在马上读。所以写散文的人心情也大可放松，引文不必注明出处核对版本，文章的逻辑性严密固然好，拉杂一点也无妨，要的是

真话、真性情，掏心窝子。不知道别人如何，至少我是这样的。

我的散文常常请女儿先读，她认可了才算定稿。有时她会挑刺儿，有时她会替我改些字句，而且是用“严师”的口吻：“这样不就好了嘛！”我都谨从其诲，并以此为乐。写这些散文好比拉家常，要的是那种亲切的气氛。责编韩慧强先生取名“愈庐夜谭”，正合吾意。

目 录

自 序	01
听 雨	001
茶 趣	004
书斋乐事	006
书 趣	009
读 帖	013
总在遗憾中	015
琉璃厂忆旧	017
又是杨花飞舞时	020
赤门与银杏	023
樱 花	027
东京印象	029
奈良的鹿	031
诗的京都	033
仙台行	035
黄 昏	040
新罕布什尔道上	043

玉门关散记	048
山 桃	051
我的生命树	053
燕南园 62 号	056
朴实的力量	063
生命的赞歌：《病榻杂记》读后	066
我心中的北大	069
显示个性	072
广师说	074
失 眠	076
杏花的思念	080
鸬 鹚	084
北大岁月琐忆	087
谢谢您，林庚先生	115
祝贺启功先生九十二岁诞辰	118
悼念启功先生：答《人民政协报》记者	119
悼念朱家溍先生	125

鸽哨声歇：沉痛悼念王世襄先生	128
深切怀念林焱先生	132
忆三哥	136
怀念大师兄	140
愿他的灵魂升入佛国：悼念伊藤漱平教授	144
痛失傅璇琮先生	151
八挽录	153
悼二冬	194
逝者已矣，存者何冀	197
读《人物志》琐记	199
唐朝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202
我喜爱的三幅书画	205
我喜爱的五支乐曲	211
我喜爱的十二部书	217

听 雨

李商隐诗曰：“留得枯荷听雨声”，很有意趣。但听雨偏要听那枯荷上的雨声，心情未免太衰飒了。而且，留得枯荷以备听雨，这又有点故意制造环境以引起衰飒的意味。不如韦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来得自然，而且闲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写出一个过程，从夜晚到清晨，仿佛整个临安市都洋溢着诗意。对照这些句子，回想我自己听雨的经验，既没有衰飒，没有故意，也没有闲适，只是置身某种环境而有某种相应的心情罢了。

一次是1959年夏，我结束了在密云的劳动返回北京大学。因为天气太热，我们乘坐的那辆敞篷大卡车的司机要等吃过晚饭才动身：与其让毒日头晒上大半天，不如熬夜图个凉快。那天吃过晚饭，七手八脚地装上行李，爬上汽车各自坐稳，汽车便开动了。我抬头看了看天空，乌云密布，低低地压下来，一丝儿风也没有。汗水粘在衣服上，觉得空气黏腻腻的。车过了密云县城就听到殷殷的雷鸣，好像远处有一个空心的大木球缓缓滚来。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我赶紧撑起一把用油纸做的

雨伞，雨水如注，倾泻在伞上，已分不出雨滴的声音，只是唰唰一片，夹着一声声炸雷。在暴风雨里我的伞没有支撑多久，伞面的斜角就变得近乎直了，继而伞骨穿透了伞纸，忽然在一阵狂风中翻卷上去，又收敛起来，再翻卷上去，这伞就完全放弃了它遮雨的义务。顿时，我暴露在雨中，全身湿透。别人和我一样，彼此面面相觑。幸亏有个聪明人，把堆在车上的盛馒头的柳条筐捡起来，倒扣在我和他的头上，两人一起抓住筐沿，便又有了一把坚固的大伞。再听那雨声，嘤嘤作响，低沉而有力，像一阵连续的鼓音。伴着这鼓音，我们的卡车开进朝阳门。这时天亮了，雨也已停歇，我们掀掉“筐伞”，只见路上的积水没过脚面，几个行人蹚着水慢慢地走着。

另一次是1992年，当时我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一座可容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傍山而建，虽和主楼相连，教室的顶上却不再有房间，混凝土的屋顶平坦地暴露在阳光下。热带常有午后的阵雨，说来就来，说停就停。一天下午我正在讲课，暴雨来了。雨水打在屋顶上，整个大教室宛如共鸣箱，咚咚作响。虽然用了扩音器，学生还是听不清我讲话。那是在讲六朝诗，正讲到紧要处。我索性不讲了，请学生和我一起听雨。教室里静静的，大家一动也不动，以免发出声音干扰雨声。学生的脸上各有不同的表情，反映出他们不同的联想。十分钟后雨声小了，我们仿佛从梦中苏醒过来，教室里一阵窸窣簌簌。我问大家刚才听到了什么，有的说听到了音乐，有的说听到了诗。我呢，没说什么，但

的确又听到了1959年夏夜的那场暴雨。

宋人蒋捷《虞美人》曰：“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词的题目就叫《听雨》。1959年我二十三岁，不算少年了；1992年我五十六岁，还算不算壮年尚待研究。蒋捷借着听雨写出他平生的经历和心境的变化，我和他的经历、心境完全不同，但这两次听雨却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经历和心境的变化。蒋捷老来颇为萧瑟，我却是一个乐观的人，老来听雨会是什么情形难以预料，但总不至于萧瑟，我有这样的自信。

(1995年9月24日)

茶 趣

我于茶并无嗜好，有也可，无也可，白水自有其清淡的美。对壶啦、盏啦也不讲究。然而，我还是常常饮茶的。

我不习惯一边写作一边饮茶，不是因为饮茶妨碍写作，而是因为写作妨碍饮茶。我总是在写作的间隙，离开那堆已使我疲倦的书籍和稿纸，另找一个清静的去处专心致志地冲一杯茶，慢慢品来。这时除了茶什么也不想，于是从茶中得到一种趣味。茶之趣并非始自茶和唇接触的一刻，从拈茶入杯之时已经开始了。刚刚放下笔的手伸进茶叶罐里，估计着浓淡的需要拈出恰好的分量，置入杯中有轻微声响，心情开始由轻松趋向平静。再将落开儿的水注入杯中，闲观叶片的浮沉。茶色渐渐晕出，如绘画时颜色的晕染。然后是水气袅袅，如日夕之轻岚，带着茶香，造成一种茶的氛围，此时虽未饮茶而已醉于茶了。

至于唇舌的感觉，我是宁可淡一点的。我喜欢淡：诸如淡蓝的天，淡绿的湖，淡泊的陶诗，淡如水的交往。记得弘一法师为广安法师写过一幅字曰“入世法唯恐不浓，出世法唯恐不淡”。我并不想出世，但那个“淡”字挺合我的口味。所以饮茶也不求

其浓，不浓就不会上瘾，不会形成对它的依赖。依赖一种什么东西总不大好，何况是茶呢。我既不想用茶刺激神经引起兴奋，只是借饮茶来休息，所以还是淡些好。再说，淡的味反而更有回味，因为舌与唇少受些刺激，其本身的敏感度不至受到损害，对味的感觉便会更灵敏些。

不过，茶之趣主要不在茶内而在茶外，在于饮茶时那种安宁静穆的气氛，暂时摆脱了俗务忘却了世情，进入无我之境。茶的优劣倒在其次，这气氛是最要紧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得到了这种气氛便可以忘记茶叶本身了。本来嘛，就算茶叶含有维生素 C 和别的什么营养物，那一撮灌木的叶子又能供给我这七尺之躯需要量的几分之一呢？

茶之内，有趣；茶之外，更有趣。这趣味不必有意求之，来与不来，听其自然而已。

（原载于中国台湾《国文天地》1991年1月6卷8期）

书斋乐事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是陆游对他的书斋的描写。陆游书斋的闲雅气氛，我神往已非一日了。

我的书斋虽然不俗，但于闲雅二字还是不够的。一来，我的书太乱。用完之后随手一放，本来不大的桌面，堆了高高的几叠，剩下的地方仅够铺一张稿纸，搁两只手臂而已。局促之状自己也感到不便，却要拿“乱中有治”一类混话抵挡妻子的批评，而拒绝收拾。二来，读书的心情太急。自知根柢不厚，又荒疏了十年，需要开快车追回失去的光阴，所以很少有细细涵咏的工夫和水到渠成的乐趣。往往是要研究某个题目了，才现找有关的书来读，有点现趸现卖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书斋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大概是多了点匆匆，少了点闲静，那味儿就差多了。不过，我的书斋也有好处，它有刺激力，能刺激我工作的欲望和热情。在这里，书不是为收藏而收藏的，而是为使用而收藏的。读书不是消遣，而是如蚕之食桑，期待着来日的吐丝。那一本本散乱的书提醒我还有未竟的工作，应该赶快完成。书斋越乱，越是我用功的时候。“乱中有治”倒不一定，乱中有一种

上进的要求和求知的快乐却是真的。

我的书斋是兼作客厅的。来客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话题常常围绕着学问。守着几柜书，随时可以翻翻查查，寻找一点佐证，增添几分情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乐趣远非咖啡馆里的闲聊能比的。偶尔，有朋友到我的书斋来查找资料，我帮他一本一本地翻。翻开的书堆满了书桌、椅子，后来就索性摆在地上，终于使朋友满意而去，我再独自一本本合起上架。我这少得可怜的藏书居然解决了朋友的疑难，可见书没白买，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如果这资料是在一本平时被冷落的书中的，就更有一种惬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证明自己当时买这本书是有眼光的。

读书人之嗜书，有时近于贪婪。可是限于财力和书斋的面积，不能想买就买。近几年书价成倍地涨，在书店遇到喜欢的书，掂来掂去，不咬咬牙是不能买下来的。有时挑些书拿在手里，付款之前自己先算算账，不免再怅怅放回几本到书架上去。每当将书买回家上了架，环视一番，在许多书脊所组成的光谱上，又多了一种色彩，便喜不自胜。书的增加，那乐趣并不在物的占有和积累，而在精神上多了一种寄托，多了一个依靠，多了一位朋友。有的书未必一页页从头读到尾，但有它和没它，心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买书是乐事，得到作者的赠书更是乐事。收到老师的新著，想到他们年事已高，仍不辍笔耕，敬佩之余又为他们的健康而高兴。收到同辈的新著，想到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

件下，做出这样的成绩，见贤思齐，备受鼓舞。收到学生的新著，想到他们锐意进取，脱颖而出，感到欣慰。我的藏书很少，没有善本，这些赠书就是我的善本。我准备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专门辟一个书橱收藏它们，算是我的特藏。

我有个习惯，每天临睡之前花一个小时浏览各种书刊，怡然独坐于书斋的孤灯之下。这是我一天之中心情最舒坦的时候，既是浏览，就不必太用心，不必认真选择。当天收到的刊物，新得的书籍，和专业关系不大的闲书，或虽非闲书而已久违的专业书，都是这时的读物。读的时候，不按顺序从头读起，看目录，哪里有兴趣就读哪里。或索性什么也不读，任思想自由地驰骋于广袤的天空。此时，左邻右舍灯火阑珊，家人也已入梦，唯钟声之“嘀嗒”为伴。我觉得这段时间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我得以在书斋里凝思人生、宇宙和历史，真是一大乐事。

我的书斋本没有斋名，偶忆《老子》，其中有这样几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遂取名“法自然斋”。

（原载于《光明日报》1988年3月5日）

书 趣

到我识字的时候家里藏书已经不多了，父母督责又不严，所以我小时候并没有认真地读什么书，当然也领略不到书的乐趣。只是因为没有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父母又不肯放我出去撒野，便只好取书为伴，胡乱地读来解闷。那时读的书很杂，真正钻研过的也不多，一部《聊斋志异》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本耽于幻想，但任凭我想入非非，也幻化不出聊斋那么多瑰奇的故事。我对蒲家庄那位老秀才佩服极了。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多半是靠了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这书印刷精美，又有许多插图，成了我经常摩挲翻阅的读物。陆放翁说他小时候偶然见到陶渊明的诗，欣然会心，爱不释手。日暮，家人喊他用饭，至夜卒不就食。那真是一种福气。我远未达到他这样痴迷的程度。

1953年我考入北大，经常钻图书馆，这才日益体验了书趣。当时的图书馆在办公楼南侧，负责出纳的馆员，论年纪有的是师辈，和蔼可亲，颇有书卷气。递上索书条，略等片刻，书已到手。书库在楼上，有一类似烟囱的通道通到一楼的出纳台，借